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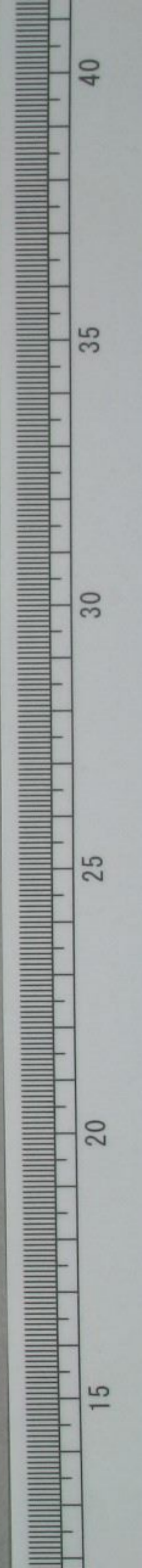
魏書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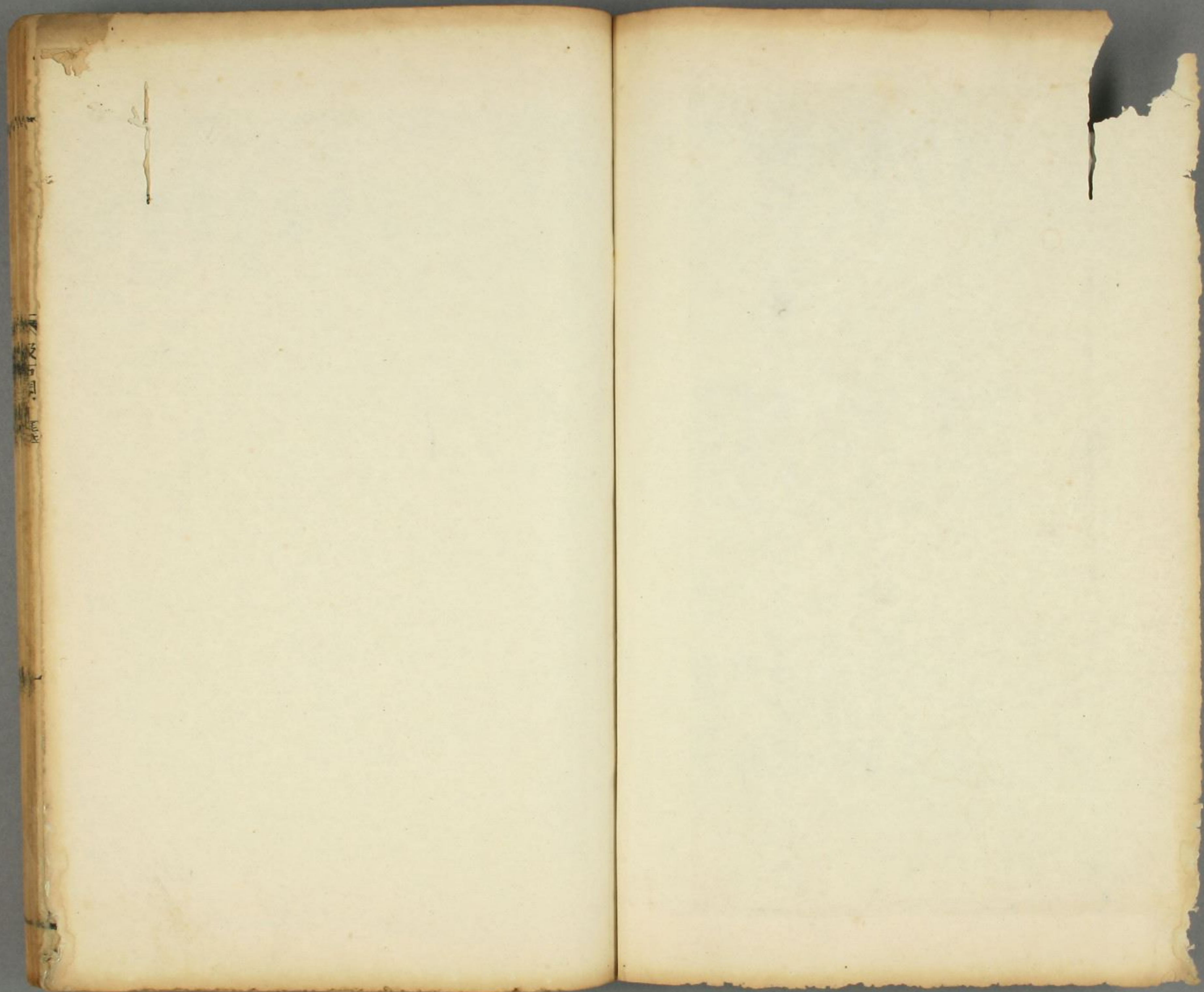
列傳
宋隱 王憲 屈遵 張浦 谷渾 公孫表 張濟 李克 賈彥

薛挺 王洛兒 車路顯 盧魯元 陳建 萬安 崔浩 李順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刁雍 王慧龍 韓延之 袁式 李寶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7
6





三十八年
六月二十日
午後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宋隱
王憲
屈遵
張蒲
谷渾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夔
薛提



文庫11
D 267
6



48-11131

010190558539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爽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慕容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行臺右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旣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曾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爲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溫世祖時徵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列

人定侯。

溫弟演顯祖初從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將軍濟北太守。

演子鮒字伯魚州別駕。

隱弟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羣書。州辟別駕。早卒。

隱叔父洽爲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七年卒。贈司隸。謚簡侯。

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

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

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與駕次趙郡之高邑憲乃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世祖卽位行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加中壘將軍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後爲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加龍驤將軍出爲并州刺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絲綵珍羞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贈鎮南將軍青州刺史謚曰康

子崇襲早卒

子仲智襲歷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清平之稱

崇弟疑字道長少以父任爲中書學生稍遷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兗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填門疑性儒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疑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疑實昏終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爲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改爲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爲內都大官卒

子祖念襲爵官至東平太守例降爵爲侯卒贈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子慶鍾襲爵給事中貪穢無行坐事爵除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自尚書郎入爲中書舍人轉司州別駕光祿少卿改授衛尉少卿出爲冠軍將軍尚書兗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文昭有九子長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昕弟暉字元旭早稱機悟歷尚書儀曹郎中書舍人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兗州刺史

暉弟盱字仲明祕書郎司徒主簿天平中爲盜所害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藝名著當時爲慕容永尚書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爲博陵令太祖南伐車駕幸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玄伯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

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寶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太祖太祖素聞其名厚加禮焉拜中書令出納王言兼總文誥中原旣平賜爵下蔡子從駕還京師卒時年七十

子須襲除長樂太守加鎮遠將軍進爵信都侯卒贈寧北將軍昌黎公謚曰恭

少子處珍襲爵處珍卒

子車渠襲爵高祖初出爲東陽鎮將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莊

須長子垣字長生沈深有局量少纂家業尤善書計太祖初給事諸曹太宗世遷將作監統京師諸署世祖卽位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加平南將軍後轉中領軍恭宗

在東宮垣領太子少傅後督諸軍東伐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垣責其不送侍子數之以王命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垣在宮公正內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世祖數臨幸賞賜隆厚真君四年墜馬卒時年五十五時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世祖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公

長子觀早卒世祖愍之賜其子男爵觀弟道賜襲祖爵

道賜少以父任內侍左右稍遷主客進爲尚書加散騎常侍善騎射機辯有辭氣世祖甚器之從征蓋吳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還至雁門暴疾卒謚曰哀公子拔襲爵

拔少好陰陽學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夫時世祖

南伐擒劉義隆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鑕世祖愴然曰若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爲散大夫後顯祖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卒子永興襲爵

張蒲字玄則河內修武人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廷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爲慕容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叙用者多降品秩既素聞蒲名仍拜爲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部大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宗卽位爲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爲公正太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巒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

亂而爲皆逼凶威彊服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爲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劉裕寇竊河表，以蒲爲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徒禦之。裕入長安，乃還。後改爲壽張子。與安平公叔建將兵自平原東渡，徇下。劉義符、青兗諸郡詔加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建攻青州，不尅而還。世祖卽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清論常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爲太學生。太宗卽位，爲內主書。後襲父爵，神麤中從征蠕蠕，以功進爵修武侯。加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爲幽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在任三年卒。

子昶襲爵，早卒。

昶弟靈符，真君八年補中書博士。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喻，民乃復業。天安初，遷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延興中，使南豫州，觀察風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將軍、廣平太守。還爲尚書左丞、司州大中正。後除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轉光州刺史，加立忠將軍，卒。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衰，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羣籍，被服類儒者。太祖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卽位，爲中書侍郎，加振威將軍，從征赫連昌，爲驍騎將軍，遷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已同者，視之蔑如也。然反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爲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親臨其喪，贈賜豐厚。謚曰文宣。

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入爲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卒，謚曰簡公。

闡弟季孫，襲爵中書學生，入爲祕書中散，遷中書大夫，出爲吐京

鎮將

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祖風，令入授高宗。經高宗卽位，以舊恩爲散騎常侍、南部長，遷尚書，賜爵滎陽公。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貲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顯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爲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子頽，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田曹參軍、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威遠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尋轉中散大夫。大軍伐蜀時，益州刺史傅豎眼出爲別將，以頽權行州事。後除假節鎮遠將軍、涼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將軍。神龜二年卒，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貞。

長子纂，字靈紹，頗有學涉，解褐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

司州治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又爲侍中兼殿中尚書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營州大中正纂前爲著作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纂弟士恢字紹達少好琴書初爲世宗挽郎除奉朝請正光中入付甚爲肅宗寵待元義之出靈太后反政紹達預有力焉遷諫議大夫俄轉通直散騎常侍直閣將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每因言次導紹達爲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外太后誣其罪而殺之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爲諸生慕容沖以爲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關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爲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啟其機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

軍事討吐京叛胡爲胡所敗表以先諫止屈太宗善之賜爵固安子河西饑胡劉虎聚結流民反於上黨南寇河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爲胡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宗深銜之及劉裕征姚興兗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侯叔孫建屯枋頭泰常七年劉裕死議取河南侵地太宗以爲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太宗從之於是奚斤爲都督以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斤等濟河表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乃南巡爲之聲援表等旣尅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劉義隆將翟廣等於王樓遂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

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而殺之時年六十四太宗以賊未退祕而不宣初表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爲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至於死

第二子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他跨據及陸賈至匍匐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天子以六合爲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請入國然

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況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及劉義隆將到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彊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旣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遇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孽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軌終得娶于封氏生二子斌敵

斌襲爵拜內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

敞字文叔初爲東宮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顯祖於苑內立殿敕中祕羣官制名敞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損莫大於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道頤神逍遙物外宮居之名當協敞旨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後卒於南部尚書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宣敞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爲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子宗其襲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時蠕蠕乘虛犯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雅信任質以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

來故不謀備由質幾致敗國後深自督厲屢進讜言超遷尚書真君九年卒追贈中護軍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廣陽侯謚曰恭第二子邃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部長敷奏有稱遷南部尚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高祖詔邃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儵率衆討蕭蹟舞陰戍後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及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邃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猥多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詔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邃奏爲貴賤等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改爲襄平伯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繼襲述加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於官高祖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維新青州佐吏疑爲所

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或隆殺。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

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同始弟同慶。篤厚廉慎。爲司徒田曹參軍。李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遂獻爲從父兄弟。而獻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遂母雁門李氏。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李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庶士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代。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

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旣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滑。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

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佗期曰：蠻賊互起，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

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少好學，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任待堅尚書郎。後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先勸永據長子城，永遂得制。以先爲黃門郎、祕書監。垂滅永。

徙於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太祖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太祖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信爾以不。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士，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特，臣安敢不識。太祖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太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祕書監、高密侯。太祖曰：卿旣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參兵事。太祖後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從儀平鄴，到義臺，破慕容麟軍，回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

向尅平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太祖謂先曰今蠕蠕屢來犯塞朕欲討之卿以爲何如先曰蠕蠕不識天命竄伏荒朔屢來偷竊驚動邊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舉兵征之必將摧殄車駕於是北伐大破蠕蠕賞先奴婢三口馬牛羊五十頭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

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與果敗歸太宗卽位問左右舊臣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浴兒對曰有李先者最爲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曰臣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太宗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能言莫不慶抃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

密使兵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壑攻其西南絕其外
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後出爲武邑太守
有治名世祖卽位徵爲內都大官神麌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
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
子罔襲爵爲京兆濟陰二郡太守卒
子鍾葵襲爵降爲子

鍾葵弟鳳子鳳子弟虬子並中書博士

鳳子子預字元愷少爲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太和初歷
祕書令齊郡王友出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積數年府
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
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
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

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
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
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
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
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
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哈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
神驗何故不受哈也言訖齒啟納珠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斂
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在本橐盛納諸棺中初天興
中先子密問於先曰子孫永爲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
國家政化長遠不可卒窮自皇始至齊受禪實百五十餘歲矣
賈彞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
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彞年十歲詣長

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俊，曹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彘於垂，垂彌增器敬，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陂，執彘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太祖卽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於鄴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招攜初附，久乃召還。天賜末，彘請詣溫湯療病，爲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道歸。又爲屈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祕書監。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於代南。

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還第。旣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

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震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執正守志，皆此類也。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見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聽長子出爲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讓不受。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

子儁字異隣襲爵拜祕書中散軍曹令出爲顯武將軍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儁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遷洛後儁朝京師賞以素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子叔休襲爵除給事中卒

子興襲爵

興弟賓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爲黎陽太守卒官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爲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於江左還以母老患輒過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爲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平北將軍齊州刺史

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儁不受愉殺之永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謚曰貞

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豈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陽侯加晉兵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在有聲績徵爲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祕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爲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猶

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
提弟浮子高宗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爵太原公有司奏
降為侯皇興元年卒

提孫令保太和中襲爵歷陽侯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尊
學藝知機垣乃何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為用人世仍顯公孫表
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徵
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
荷遇三世賈夔早播時學秀則不畏疆禦薛提正義忠謀見害姦
關悲夫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終

此傳全寫高氏小史疑收書亡而後人補之史臣語亦悉出北史諸論合
而成文然頗詳備與夫史七卷略同豈非小史全載本史乎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六月二十六日

魏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萬安國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侍從遊獵夙
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於灃南乘冰而濟冰陷沒馬
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沒洛兒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
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太宗出居於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
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而已晝居

魏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太宗卽位。拜散騎常侍。詔曰。士處家。必以孝敬爲本。在朝。則以忠節爲先。不然。何以立身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之頃。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貞操踰懇。雖漢之樊灌。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勤而不賞。何以獎勸將來。爲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十戶。永興五年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温明祕器。載以輜輶車。使殿中衛士爲之導從。太祖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洛兒合葬。

子長成襲爵卒無子。

弟德成襲爵。徙爲建城公。加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典作長安真君十一年卒。

子定州襲爵。降爲建陽侯。安遠將軍。後定州弟升爲侍御中散。有寵於顯祖。以祖父洛兒著勲先朝。詔復定州爵爲公。高祖初爲長安鎮將。卒。子陵襲升爵。承明初遷監御長。賜爵始新子。加寧朔將軍。軍員外散騎常侍。卒。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太宗帳下帥。善自修立。謹慎無過失。天賜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太宗卽位。拜爲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忠意將軍。後改爲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路頭性無害。每至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

重於朝。太宗亦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功臣親幸莫及。泰常六年卒。太宗親臨哀慟。贈侍中左衛大將軍太師宣城王。謚曰忠貞。喪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

子眷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爲尚書令。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太宗時。選爲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世祖親愛之。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世祖逾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魯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爵襄城公。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贈其父爲信都侯。從征赫連昌。世祖親追繫之。入其城門。魯元隨世祖出入。是日。徵魯元。幾至危殆。從征平涼。

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錄尚書事。世祖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臥內。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以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塋。三臨之。喪禮依安成王故事。而贈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塋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爲比。子統襲爵。

少子內。給侍東宮。恭宗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恭順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世祖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其兄弟。

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賜賚以千計。高宗卽位。典選部主客。二曹興安二年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

弟彌娥襲爵。拜北鎮都將。卒。贈襄城王。謚曰恭。子興仁襲爵。

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爲右衛將軍。父陽尚書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獻。密表曰。皇天輔

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勤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駑鈍。終於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戲南據。奄有荆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髻亂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旣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歷運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望聽。乞速施行。

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頗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襲爵。爲中山守。坐掠良人。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遇赦免。爵除。

萬安國。代人也。祖真。世爲酋帥。恒率部民。從世祖征伐。以功。除平西將軍。敦煌公。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寧西將軍。長安鎮將。賜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與同臥起。爲立第宅。賞賜至巨。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吳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高祖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年二十三。

子翼襲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寵先朝。特贈并州刺史。

子纂。字輔興。襲依例降爲公。世宗時。起家司徒倉曹參軍。遷南秦平西府司馬。護軍長史。加右軍將軍。正光二年。卒。贈假節。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金剛。襲武定末。開府祭酒。齊受禪。爵例降。有奚拔者。世爲紇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歸魏。太祖嘉之。尚昭成女。生子拔。卒於尚書令。扶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薨。

子護襲爵。拜外都大官。太和中。詔以護年邁。旣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卒。子彥嗣。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成。咸以誠至。發衷竭節。危難苟

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
貴寵異於數子哉

魏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
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
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
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
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特
不為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
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
問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
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

六月二十三日
午後大暑
十二度

魏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甚為寵密。是時有鬼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宋本因華陰公主等言議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

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誼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泝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危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興死。子少。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上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

居然
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

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彊隣。報讎雪恥。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擻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膠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

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至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三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滂溷池射鳥。聞之。驛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雜說不

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表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昂。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爲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

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壽年漸一周明啟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爲國副王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各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

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王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歆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

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返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卽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爲謀主。及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懋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旣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

儒教

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世祖卽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旣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鈞已。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

自比張良

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
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擣騎避之更待後日浩
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
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
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
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麌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
書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
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皆
不聽唯浩贊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
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
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於上又羣臣
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

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
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
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
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
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
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
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
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
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
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
刑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

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

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

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蹙勞
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
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
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
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
自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
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
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公弱水西行。至涿邪
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日之
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
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
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四遁。唯此得免。後聞涼

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旣還。南
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
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
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爲舉
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
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
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
子。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
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
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虺織懦弱。手不能
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
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

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征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昔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

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卒。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

之羣矣。臣嘗聞曾執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乘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兗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在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倖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旣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

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任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行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

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尅獲，實無所損。於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墮降，罪未甚彰，謂宜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圍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

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祖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維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

大業維新

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不烈。故卽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埽定赫連，逮於神麇。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及恭宗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

則可擒獲。世祖以爲然。乃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閒。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地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

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郟標。素諳事。浩乃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世祖蒐於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關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

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曆志。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郟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為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祕書郎吏及長曆

浩自此死
稽古之
云然遂
誅滅
何故浩曰
王者難
每計其
可謂
不
不
不

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賊。其祕書郎吏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婿。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漫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其萌已成。夜夢秉火。焚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

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俊至是而族浩既工書蓋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疑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浩母盧氏謹孫也浩著食經叙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餽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始浩

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列祖而模頤為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頤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益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為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

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爲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戶，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卽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疹，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逃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旣雅，恕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

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與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維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屍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啟而從。逆主威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既使

還。世祖問與蒙遜復往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阯。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末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於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且停前計。以爲後圖。旣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其何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

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在苒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鑿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尅以不順對曰臣疇日所啟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評浩固執以為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在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

曇無讖

雖然順既受
詔謀國事其
利死不可謂
寬也

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既平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顯祖進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為中散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賜

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彼誠偽未可信保。敷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屢起蕭牆。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況安都珍奇。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於是衆議乃同。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有力焉。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有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惡罪二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至斯禍。時人歎惜之。

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爲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給云。我須南還。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式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稚爲高祖所賞。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修與其州里。修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推憲。不爲之屈。時人高之。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部郎中。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

尹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肅宗講於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騫爲國子生。四年拜光祿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會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徐州旣平。詔遣兼黃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憲驕騮馬一匹。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平北將軍元樹。右衛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來寇壽陽。樹等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而屯於城南。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尅。乃遣子長鈞率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衍聽歸。旣至。敕付廷尉。三年秋。憲女婿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脇。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永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史謚曰文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

子祖俊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與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寬和。儀貌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東南道行臺郎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擢爲中外府長史。爲齊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

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遭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黃門侍郎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國子學生以聰達

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

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曾為釋情賦曰軍閔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

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

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

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隋珠未

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

叙情賦

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為衢

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修若參龍之不隕似窮葉之世濟故抱玉

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棊遲以卒歲尚無忝於

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歲筵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其緬

邈啟皇祖於庚寅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值孟春王武子詩曰於顯我王緝乘斯民俊明有德嚴恭惟寅逢軒教

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

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

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於本朝

外關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

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道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

岳而為嵩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

而相終委晉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

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慙忠信於十
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
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
班莊而不遂。況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
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既無懷
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胄。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海之
乘雁。類九戩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閒居。空闔門以靖
軌。非論道而修書。少賓客於季彥。謝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歷。
實明皇之拱已。曾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叫闈人以望予。遂
陟降於庭止。同崔駟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
喪而時昏。水羣飛於溟海。火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
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橫流且其
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碁峙。睇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
理。顧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喏而不已。
自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胥恥。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於泥滓。睠
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來流以鼓枻。遡北風而結駢。入成
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耕而
食。且蠶而衣。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肴覈。採墳
素之精微。誠因閒而養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姑洗之首
散。遲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間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聽
乃越於笙簧。望有踰於新婦。襲成服以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
隴而踞石。遂嘯鶴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膝
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
卒獲。傳禮儀於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

吳爲帝。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靄於近接。起沈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濤之可蠲。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雁於清溪。釣魴鯉於深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柱。奉綠水於危弦。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疎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聊用永年。悟柱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於苾懸。且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而投轍。服毳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河而有缺。瞻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慙結。運有折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莖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以隆基。據殷憂而啟聖。調南風以負宸。居北辰而爲政。創彛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以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以爲家。開七百而增慶。觀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以作指。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猶緋。戴會弁之如星。非巡潰以窺井。信交惕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烟誠以周旋。抱徽猷而與屬。每有偃於唯塵。恒興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瞻疎傅以徘徊。望甲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以戲頰。追許子而升箕。供暮餐於沆瀣。給朝餌於瓊芝。同糟醅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鷦鷯之可賦。鴻鵠之爲詩哉。尋加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

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齋衍後坐事免論者以為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幽棲多暇日總駕萃荒坰南瞻帶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禡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閑居同洛浹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翟坐夢尹懃荆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反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蓬華收志偶沉冥後詔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死於晉陽所著詩賦碑誄別有集錄贈本將軍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督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殷州刺史謚曰文惠

騫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希遠庶長兄劔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早歷顯職散騎常侍宿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年歲時賜以布帛

奕別生弟罔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出為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還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啟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仍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其年罔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襲罔性

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彈駁公卿無所回避百寮皆憚之高祖常加優禮故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祐弟太字季寧涉獵書傳太尉行軍員外郎

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

子探幽

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洪鸞孫恹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汙賜死

修基季弟暉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爲中書侍郎從世祖征涼州戰沒時人咸惜焉初順與從兄靈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

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競各修尚靈與族叔詵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

詵字令孫京兆太守詵後繼闕

秀林小名楹性彊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爲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批彊扶弱政以威嚴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太尉諮議參軍假節行荊州事拜司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年六十三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悅常侍稍遷定州別駕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帶博陵太守於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尋假平北將軍防城都督賊旣圍城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僭竊特無綱紀至於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爲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承

安初。余朱榮既擒葛榮，遂繫裔及高敖曹、薛修義、李無為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普泰初，以裔為持節、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永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議參軍。天平初，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加征東將軍，車駕遷鄴，為大行臺右丞。留

在洛陽，監修宮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年八月，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年五十。詔贈使持節、都督定襄、流股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裔弟景義，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從弟煥，字仲文，小字醜瓊，有幹用，少與酈道元俱為李彪所

知。自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高祖詔煥與任城王澄推治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諭，勿誅泰等。景明初，遷司空。事中郎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為軍師，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眾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子植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軍還，行河內郡事，拜司徒右長史。以荆蠻擾動，敕煥兼散騎常侍，慰榮之降者萬餘家。除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邀斷白馬戍，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與軍司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苟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由麥積崖赴援。屬都督元麗至，遂共平之。時氏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與苟兒影響。煥密募氏趙芒路，斬定進，還朝。遇患卒。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昭。

麥積崖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秀林族子肅字彥邕歷奉朝請清河王懌郎中令稍遷洛陽令步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四年薦肅爲黃門郎加光祿大夫肅爲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爲章武內史歲餘遷右將軍夏州刺史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肅從弟暉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士司空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光中元義以其弟羅爲青州刺史暉爲羅平東府長史遷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卒年五十七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宣

子慎武定中東平太守

暉從弟仲璇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中散太中大夫東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史弘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嶮爲害仲璇示以威惠並卽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除北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璇爲營構將作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仲璇以孔子廟墻字頗有頽毀遂改修焉遂除將作大匠所歷並清勤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詵從子善犯孝靜諱趙郡太守

子顯進州主簿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侍光州征虜府主簿相州治中寧

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贈通直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殷州刺史

子普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映弟育字仲遠奉朝請稍遷揚烈將軍奉軍都尉都督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刺史謚曰貞

子惜襲武定末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顯進弟恃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安州刺史恃顯養京兆王愉妾楊氏爲女愉改楊姓爲李而親念恃顯恃顯子道舒與愉同逆愉敗走免

第三子道瓌武定末范陽太守

道瓌弟道瓘少以父讎被刑位至中常侍

恃顯弟曄字季顯涉歷書史司徒行參軍稍遷濟州輔國府長史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遷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荊州刺史桓叔興驅掠城民叛入蕭衍衍資以兵糧令築谷陂城以立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節兼尚書左丞爲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將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暉賓美容貌寬和沉雅太學博士

暉賓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羣書山儒少弟大蓋並早卒

曄族弟孝怡字悅宗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雍主簿廣陵王羽掾新蔡太守別將蕭寶夤長史從中山王英破蕭衍臨川王蕭宏於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長史又爲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史遷寇

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
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之等率衆擒熙賞爵昌樂伯靈
太后反政以孝怡義黨除名爲民後安樂王鑒鎮鄴起孝怡爲別
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仍爲防城都督以拒葛榮之勳賜
爵趙郡公拜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武定六年卒年有八十

子思道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熙字仲熙神麤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使沮
渠有功賜爵元氏子加中壘將軍卒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謚曰
莊

子季主襲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貞

子遺元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閣祭酒累轉尚書左民郎中冀

州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柳令爲愉所親逼與同反愉敗遺元
逃竄會赦乃雪復除兗州平東府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州征北
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贈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侍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侍寧弟子寧襲爵開府默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渤海二郡太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熙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
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
郎典儀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
等寺僧徒講說敕同軌論難音韻閒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
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

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太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小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縉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傳祿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齊州刺史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貪汙輒召部曲還京師棄市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前將軍尚書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六月三十日
十后大皇帝

魏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司馬休之字季豫本河内温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宋本作遜之後也司

馬叡僭立江南又以進宋本作遜子孫襲封至休之父恬為司馬昌明鎮

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為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荆

州刺史為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劉裕誅玄後還建鄴裕復以休

之為荊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劉裕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

西川中興堂
氏開定南甫

文思繼休之兄尚之爲譙王謀圖裕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率衆討休之休之上表自陳於德宗與德宗鎮北將軍魯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軌等起兵討裕裕軍至江陵休之不能敵遂與軌奔襄陽裕復進軍討之太宗遣長孫嵩屯河東將爲之援時姚興征虜將軍姚成王冠軍將軍司馬國璠亦將兵救之不及而還休之遂與子文思及宗之等奔於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德宗河間王子道賜輔國將軍溫楷竟陵內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溫孫道度道子渤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皆將妻子詣嵩降月餘休之卒于嵩軍詔曰司馬休之率其同義萬里歸誠雅操不遂中年殞喪朕甚愍焉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謚始平聲公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引與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已將與溫楷及三城胡酋王珍曹粟等外叛因說京師豪彊可與爲謀數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卿賜爵鬱林公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劉義隆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於仇池世祖以文思爲假節征南大將軍進爵譙王督洛豫諸軍南趣襄陽邀其歸路還京爲懷朔鎮將興安初薨

子彌陁襲爵以選尚臨涇公主而辭以先取毗陵公竇瑾女與瑾竝坐祝詛伏誅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燧之八世孫父榮期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楊值劉裕誅夷司馬戚屬叔父宣期兄貞之竝爲所殺楚之乃

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荊州刺史休之爲裕所敗。乃亡於汝潁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徃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因表曰。江淮以北。聞王師南首。無不抃舞。思奉德化。而逼於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請率慕義。爲國前驅。今皆白衣。無以制服。人望若蒙偏裨之號。假王威。以唱義。則莫不率從。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荊州

刺史奚斤。旣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戶民。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入爲寇。以楚之爲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州。以距之。其長史臨邑子步還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衆雲集。汝潁以南。望風翕然。回首革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悅。璽書勞勉。賜前後鼓吹。義隆將到。彥之泝河而西。列守南岸。至於潼關。及彥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頡攻滑臺。拔之。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浮萬餘人。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效。所以夙夜憂惶。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搖動。遣臣私讎。順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代垣苗。

守懸瓠自鞏洛滑臺敗散以來義隆恥其敗北多加罪罰到彥之
削位退同卒伍殺姚縱夫於壽春斬竺靈秀於彭城王休元託疾
檀道濟斥放凡在心腹悉懷疑阻民怨臣猜可謂今日臣聞平矜
寇逆必乘戰勝之威建立功勳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
符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未賓者義隆而已今天網遐
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之風被於江漢世
祖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從征涼州以功賜隸戶一百
義隆遣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以楚之爲假節與淮陽公皮豹
子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擊走方明擒崇之仇池平而還車
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
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糧運蠕蠕乃遣奸覘入楚
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
截之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卽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東城立
而賊至水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尋拜假節
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如故
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時年七十五高宗悼惜
之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
州刺史謚貞王陪塋金陵

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國拜中書博士雁門太守卒

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初爲中
書學生入爲中散顯祖在東宮擢爲太子侍講後襲爵拜侍中鎮
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徵爲吏部尚書太和八年
薨贈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謚康王贈絹一千匹金龍初納太
尉隴西王原質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徽亮卽河

南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為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延宗父亡後數年卒。

子喬。字承業。世宗時。悅等為喬理嫡。還襲祖爵。位至後軍將軍。卒。贈征虜將軍。洛州刺史。

子藏。襲齊受禪例降。

纂。字茂宗。中書博士。歷司州治中。別駕。河內邑中正。永平元年卒。

贈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肅。

子澄。字元鏡。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參軍。給事中。卒。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

澄弟仲粲。武定中。尚書左丞。

悅。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為立節將軍。建興太守。轉寧朔將軍。司州別駕。遷太子左衛率。河北太守。世宗初。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

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欵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豫州於今稱之。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蕭衍司州為郢州。以悅為征虜將軍。郢州刺史。蕭衍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永陽戍主陳可等。率眾一萬。於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為竹墩。遣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薊沛。精卒二千。以戍之。後於關南四十里。麻陽舊柵起城。仙琕輕騎。

東西爲之節度。關南之民多懷兩望。悅令西關統軍諸靈鳳掩擊敗之。盡燔其城樓儲積。擒薊沛及其輔國將軍軍主劉靈秀。詔曰。司馬悅首謀義陽。征略有捷。且違京旣久。屢請入朝。可遂此志。聽其赴闕。尋詔以本將軍爲豫州刺史。論義陽之勲。封漁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永元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爲叛逆。遂斬悅首。送蕭衍。旣而邢巒復懸瓠。詔曰。司馬悅暴罹橫酷。身首異所。國戚舊勲。特可悼念。主書董紹銜命公行。囚漂殊域。事可矜愍。尚書可量賊將齊苟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爲移。以易悅首。及紹迎接還本。用慰亡存。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疋。謚曰莊子。肅。

肅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特除員外散騎常侍。加鎮遠將軍。正光五年。公薨。月餘。肅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子鴻。字慶雲。性麤武。襲爵。位至都水使者。坐與西賊交通。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爵例降。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中鎮將。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躍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麋鹿所聚。太官取給。今若與民。至於奉獻時。禽懼有所闕。詔曰。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苟藉斯禽。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宜以與民。高祖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以疾表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絹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闕。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太宗甚重之。卒。贈汝南王。

子師子襲爵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太常末率三千餘家歸國時太宗在虎牢授
寧遠將軍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隨駕至京出除廣甯太守悅近來
遠清儉有稱世祖嘉之賜布六百疋後降號爲平遠將軍改爲密
陵侯興光初卒

子安國襲爵

司馬叔璠言安平獻王孚之後也父曇之司馬德宗河間王桓玄
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北奔慕容超後西投姚興裕滅姚泓北
奔屈丐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子爵除
叔璠安遠將軍丹楊侯卒

長子靈壽神麤中與弟道壽俱來歸國靈壽冠軍將軍溫縣侯道
壽寧朔將軍宜陽子靈壽出除陳郡太守劉義隆侵境詔靈壽招

引義士得二千餘人從西平安頡破虎牢滑臺洛陽三城徙五
百餘家入河內又從討蠕蠕西征涼州所在著功出爲遼西太守
治有清儉之稱太和九年卒贈懷州刺史謚曰靖靈壽娶太宰頡
丘王李峻女與婦父雅不相善每見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惠安高祖時襲爵歷恒州別駕桑乾太守太尉諮議參軍事卒

子祖珍年十五舉司州秀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年十八先父卒

祖珍弟宗龐世宗時父惠安以久病啟以爵轉授解褐安定王府
騎兵參軍洛州龍驤府司馬善射未曾自伐性閑淡少所交遊識
者云其淳至永安中卒

子嵩亮襲

惠安弟直安歷位尚書郎濟北濟南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蕭
寶寅征鍾離引爲長史坐軍退免官加刑以疾得免尋除東平原

太守。還京爲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太中大夫。遷左將軍。正光四年卒。贈大將軍。濟州刺史。

子龍泉。滄州開府長史。

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

子景和。給事中。稍遷揚州驃騎府長史。清河內史。正光元年卒。贈左將軍。平州刺史。

元興弟仲明。侍御史。中書舍人。以謹敏著稱。稍遷衛尉少卿。仍領舍人。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坐貪殘。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積年不叙。後娶靈太后從姊。爲繼室。除武衛將軍。征虜將軍。轉光祿大夫。武衛如故。遷大司農卿。加安東將軍。散騎常侍。出爲安北將軍。恒州刺史。常侍如故。正光五年卒。

子彥邕。有風望。正員郎。稍遷相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都督懷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懷州刺史。

司馬天助。自云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元顯之子。劉裕自立。乃來歸闕。除平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天助招率義士。欲襲裕。東平濟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將閻萬齡軍。前後多所虜獲。拜侍中都督。青徐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公如故。真君三年。與司馬文思等南討。還。又從駕北征。在陣歿。

子元伯。字歸都。襲爵。後降溫縣子。太和中。爲建威將軍。泰山太守。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繁器略。最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三十八年七月

魏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刁雍

王慧龍

韓延之

袁式

刁雍字淑和。渤海饒安人也。高祖攸。晉御史中丞。曾祖協。從司馬
 叡。渡江。居于京口。位至尚書令。父暢。司馬德宗右衛將軍。初。暢兄
 逵。以劉裕輕狡薄行。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
 玄。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為暢故吏。所匿。奔姚興。豫州牧姚紹於洛
 陽。後至長安。雍博覽書傳。姚興以雍為太子中庶子。泰常二年。姚
 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國。上表陳誠於南境。自效。太宗許之。假雍

魏書卷三十八

建義將軍雍遂於河濟之間招集流散得五千餘人南阻大關擾動徐兗建牙誓衆傳檄邊境劉裕遣將李嵩等討雍雍斬之於蒙山於是衆至二萬進屯固山七年三月雍從弟彌亦率衆入京口規共討裕裕遣兵破之六月雍又侵裕青州雍敗乃收散卒保於馬耳山又爲裕青州軍所逼遂入大鄉山八年太宗南幸鄴朝於行觀問先聞卿家縛劉裕於卿親疎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又謂之曰朕先遣叔孫建等攻青州民盡藏避城猶未下彼旣素憚卿威士民又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於是假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給五萬騎使別立義軍建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縣土人盡下送租供軍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劉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地道南下入澠水澗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

函陣

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今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夔欲東走會義符遣其將檀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五千要險破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雍遂鎮尹卯固又詔令南人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敕追令隨機立效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延和二年立徐州於外黃城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侯在鎮七年大延四年徵還京師頻歲爲邊民所請世祖嘉之真君二年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三年劉義隆將裴方明寇陷仇池詔雍與建興公古弼等

十餘將討平之。五年以本將軍爲薄骨律鎮將。至鎮表曰：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爲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饑儉，略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爲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接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

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今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卽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既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曰：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七年，雍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千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

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汴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粟。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不廢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卽成大省民力。旣不廢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令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爲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

以聞。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卽名此城爲了公城。以旌爾功也。興光二年。詔雍還都。拜特進將軍如故。和平六年。表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修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

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
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
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
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
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唯聖人知禮樂
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
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
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
逮乎秦皇。剪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絕象魏之
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
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其
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親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

疏。求定諸儀。以爲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不
備。伏惟陛下。無爲以恭已。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羣
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
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
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響。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
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
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
遠。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會高宗崩。遂寢
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
錫雍几杖。劔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雍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
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頌論。并雜文。百有餘篇。又汎施愛士。怡靜
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太和八年冬。卒。年

九十五。賜命服一襲。賜帛五百匹。贈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將軍如故。謚曰簡。

雍長子纂。字奉宗。中書侍郎。早卒。

纂弟遵。字奉國。襲爵。

遵弟紹。字奉世。武騎侍郎。汝陰王天賜涼州征西府司馬。

紹弟獻。字奉章。祕書郎。

獻弟融。字奉業。汝陰太守。

融弟肅。字奉誠。中書博士。遵少不拘小節。長更脩改。太和中。例降為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還為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延昌三年。遷司農少卿。尋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遵招誘有方。蕭衍新化太守杜愔。新化令杜龍振。平陽令杜臺定等。率戶三千。據地內

附。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惠侯。

有子十三人。

遵字。疑俱作肅。

長子楷。字景伯。州舉秀才。早卒。

子冲。字文助。在儒林傳。

楷弟尚。字景勝。本州治中。早卒。

尚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郡功曹。太和十五年。奉朝請。

高祖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高祖南討。以廣陽王嘉鎮荊州。整為嘉外兵參軍事。尋轉太尉。咸陽王禧外兵參軍。景明中。除給事中。領本州中正。尋除尚書左中兵郎中。正始中。蕭衍江州刺史。王茂先來寇南境。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詔整持節為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衍輔國將軍王花等。永平初。以軍功。除員外散騎常侍。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親選百官於朝堂。拜右軍將

軍仍除郎中尋轉驍騎將軍未幾丁父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
鄴起兵將誅元乂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整弟婦卽
熙姊遂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乂聞而致憾因以熙弟略南
走蕭衍誣整將叛送整與弟宜及子恭等幽繫之賴御史王基前
軍將檢事使魏子建理雪獲免後自征虜將軍出除范陽太守時
已兵亂整郡獲全去郡之後尋被陷沒靈太后反政除安南將軍
光祿大夫元略曾於整坐泣謂黃門王誦尚書表翻曰刁公收斂
我家卿等宜知整以母老河北喪亂時整族弟雙爲西兗州刺史
整遂攜家依焉永安初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兼黃門元顥入洛
用爲滄州刺史莊帝還朝坐免官後歸鄉里及莊帝殺余朱榮就
除鎮東將軍行滄州事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
大都督將軍如前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逢本鄉賊亂奉母

名勝

客於齊州加衛大將軍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曰文獻整
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爲議者所貶
初雍與從弟寶惠俱入國

寶惠字道明太祖以爲上客卒有六子

子連城爲冀州開府掾刁氏世有榮祿而門風不甚修潔爲時所
鄙

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數晉齊郡太守數因晉亂居青州之樂安
父道覆皇興初除平原太守至雙始還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
雅爲中山王英所知賞拜西河太守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
弟略投命於雙雙護之周年時購略甚切略乃謂雙曰我兄弟屠
滅已盡唯我一身漏刃相託卿雖厚恩久見容蔽但事留變生終
恐難保脫萬一發覺我死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生

之惠如其不爾。輒欲自裁。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後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返政，知略因雙獲免，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公主，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祖暉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略肅宗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卽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莊帝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出帝初，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與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王慧龍，自云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劉裕微時，愉不爲

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百餘日，將慧龍過江，爲津人所疑，曰：行意忽忽，徬徨得非王氏諸子乎？僧彬曰：貧道從師有年，止西岸，今暫欲定省，還期無遠，此隨吾受業者。何至如君言？旣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治中習辟疆，時刺史魏詠之卒，辟疆與江陵令羅修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尅日襲州城。而劉裕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荊州衆，遂不果。羅脩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自虎牢奔于姚興，其自言也如此。太常二年，姚泓滅，慧龍歸國。太宗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配兵三千人，鎮金墉。旣拜十餘日，太宗崩，世

祖初卽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韞鼻江東謂之韞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世祖以其歎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及魯宗之子軌奔姚興後歸國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通生也浩雖聞之以女之故成贊其族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傳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劉義隆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盧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

世祖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劉義隆將到彥之檀道濟等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訝之劉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世祖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劉義隆計旣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僞爲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

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有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曰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形象。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

守墓側。終身不去。

子寶興襲爵。

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河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

瓊字世珍。高祖賜名焉。太和九年。為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為伯。高祖納其長女為嬪。拜前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為光州刺史。有受納之響。為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

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隣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抑屈。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及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恠，疑其穢行，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卽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脆嘗盛服闕，寵勢亦不足恨。領軍元義使奴遺瓊馬，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黃門郎，故有此授。卒年七十四。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瑯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遊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介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

三晉記十卷

遵業子松年尚書庫部郎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劉裕率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使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怪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今伐人之君略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以平西之至德寧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劉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延之字顯宗名子為翹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太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以延之為

臧洪字子源後漢末之義士也

虎牢鎮將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栢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於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從其言遂葬於宗之墓次延之死後五十餘年而高祖徙都其孫即居於墓北栢谷塢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措隨父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延之生道仁措推道仁為嫡襲父爵位至殿中尚書進爵西平公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淵司馬昌明侍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與司馬文思等歸姚興太常二年歸國為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是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諮議延和三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為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

字釋

高允俱為從事郎中。辭而獲免。式沉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詰訓。倉雅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天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謚肅侯。子濟襲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將軍。子姪遂居潁川之陽夏。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王慧龍拔難自歸。頗歷夷險。撫人督眾。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韓延之。報書劉裕。國體在焉。袁式。替禮崔浩。時稱長者。一時有稱。信為美哉。

魏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終

魏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終

魏書卷三十九

魏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李寶

李寶字懷素。小字衍孫。隴西狄道人。私署涼王暕之孫也。父翻字士舉。小字武彊。私署驍騎將軍。祁連。酒泉。晉昌三郡太守。寶沉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伯父歆為沮渠蒙遜所滅。寶徙於姑臧。歲餘。隨舅廣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其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領身禮接。甚得其心。眾皆樂為用。每希報雪。屬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南歸敦煌。遂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世祖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別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四品以下聽

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內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馬文思鎮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沖、公業。早卒。沖別有傳。

承字伯業，少有策略。初，寶欲謀歸款，民僚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速定大計。於是遂決。仍令承隨表入質。世祖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鑒裁，為時所重。高宗末，以姑臧侯出為龍驤將軍、滎陽太守，為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彥虔、粦俱為高祖賜名焉。韶又為季父沖所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

廢太子也

脩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例降侯為伯，兼大鴻臚卿、黃門如故。高祖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高祖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為詹事。秦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高祖自鄴還洛，韶朝於路。言及庶人恟事，高祖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世宗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尋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尚同元禧之逆，在州禁止徵還京師，雖不知謀，猶坐功親，免除官爵。久之，起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儀律令。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眾討之，事平。即真。鑿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之後，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徵還行定州事。尋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肅宗初，入為殿中

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詔在選曹。不能平心守正。通容而已。議者貶之。出爲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時。肅宗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大將軍。賜劍佩貂蟬各一具。驊騮馬一匹。并衣服寢具。詔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旣連接。百姓素聞風德。州內大治。正光五年四月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賜帛七百匹。贈侍中。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文恭。旣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冢數日。方歸。其遺愛如此。初。韶克定秦隴。永安中。追封安城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長子與。字道璠。襲武定中。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與弟瑾。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才學。特爲韶所鍾愛。清河王懌。知賞

之。懌爲司徒。辟參軍。轉著作佐郎。加龍驤將軍。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曰。卿等三儁。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士。盧卽瑾之外兄也。肅宗崩。上謚策文。瑾所制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長子產之。字孫僑。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年四十九。亡。產之弟。禧之。武定末。司空主簿。

瑾弟瓚。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神龜中。卒。贈漢陽太守。子修年。大將軍。開府士曹參軍。早亡。

韶弟彥。字次仲。頗有學業。高祖初。舉司州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爲元士。尋行王客曹事。徙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彥留心考定。號爲稱職。高祖南伐。彥以叢介江

問不足親勞鑿駕。頻有表諫。雖不從納。然亦嘉其至誠。及六軍次於淮南。徵為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為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轉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汝陰。復敕行徐州事。轉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還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漬之害。朝廷嘉之。頗詔勞勉。入為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勳卿。轉度支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是時破落汗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幽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過猛。為下所。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遂潛結逆謀。正光五年六月。突入山。川門擒彥於內齋。囚於西府。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遂害彥。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孝貞。

子燮字德諧。少有風望。解褐司徒參軍。著作佐郎。司徒祭酒。轉主簿。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

燮弟德廣。終於中散大夫。

德廣弟德顯。太尉行參軍。稍遷散騎侍郎。卒。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德顯弟德明。祕書郎。

彥弟虔字叔恭。太和初。為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世宗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為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關。世宗聞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眾情自解矣。乃授虔別領軍。前慰勞事。事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為別將。與都督元遙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為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

兼大司農卿。出為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追論平冀州之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冬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男如故。謚曰宣景。

長子曖。字仁明。解褐司空行參軍。稍遷尚書左外兵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安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子褒。武定中。太師法曹參軍。

曖弟昞。字仁曜。起家高陽王雍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錄事參軍。孝莊初。與兄曖同時遇害。年四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兗州刺史。

兄弟四十八
必有不合理
或有疑議

子為。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

昞弟昭。字仁昭。卒於散騎侍郎。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子士元。操。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事。

昭弟曉。字仁略。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虔弟黈。字延賓。歷步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

豫州刺史。

長子詠。字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太守。莊帝初。遷安東將軍濟州刺史。轉廣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前廢帝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中書侍郎太常少卿義邕。同時為余朱仲遠所害。義邕。莊帝居蕃之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有天下。特蒙信任。余朱榮之誅。義邕。與其事。由是並及於禍。出帝初。贈詠侍中驍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贈前將

將軍齊州刺史義邑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詠次弟義慎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並於河陰遇害義慎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

承弟茂字仲宗高宗末襲父爵鎮西將軍敦煌公高祖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爲光祿大夫例降爲侯茂性謙慎以弟沖寵盛懼於盈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高祖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游早舍不入京師景明三年卒時年七十一謚曰恭侯

子靜字紹安襲解褐太尉參軍事定州別駕東平原太守神龜三年卒年五十五

子遐字智遠有几案才起家司空行參軍襲爵稍遷右將軍尚書駕部郎中出爲河內太守余朱榮稱兵向洛次其郡境莊帝潛濟

河北相會遐既聞榮推奉莊帝遂開門謁候仍從駕南渡及河陰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二事寧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以候駕之功封盧鄉縣開國伯邑三百戶

子孝儒襲齊受禪爵例降

靜弟孚字仲安恭順篤厚起家鎮北府功曹參軍定州別駕汝陽汝南中山三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授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除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普泰元年卒年六十二有五子

長子惠昭太傅開府城局參軍

惠昭弟惠謀武定中齊州別駕

孚弟敬安奉朝請早亡

敬安弟季安粗涉書史解褐彭城王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步兵

校尉。出爲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長史。正光末，顥爲關西都督，復引爲長史，委以戎政。尋加驍騎將軍。孝昌三年，卒於軍。時年五十三。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子虔，默少清惠，起家青州彭城王府主簿。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廣州開府長史。天平初，卒。年二十九。茂弟輔，字督真，亦有人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初，高祖爲咸陽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社、成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六年，卒於郡。年四十七。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襄武侯，謚曰惠。

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尋遷祕書丞。世宗初，兼給事黃門侍郎。景明二年，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時年二十九。

千里駒

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沖誅，時兼侍中高聰，尚書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行參軍。景明中，坐兄事，賜死。年二十五。仲尚弟季凱，沈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晉陽。沈廢積年，孝昌中，解褐太尉參軍事，加威遠將軍。尋除并州安北府長史。肅宗崩，余朱榮陰圖義舉，季凱豫謀。莊帝踐阼，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尋加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祕書監，進號中軍將軍。普泰元年七月，余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凱通知，於是見害。年五十五。出帝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子統，字基伯，襲武定末太尉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季凱弟延慶，孝昌中，解褐定州鎮北城局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陳

留太守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年五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惠矩武定中儀同開府參軍事

延慶弟延度武定中衛將軍安德太守

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高祖初兼散騎常侍銜命使高麗以奉使稱旨還拜常山太守賜爵真定子遷冠軍將軍懷州刺史賜爵山陽侯尋加安南將軍河內公轉安東將軍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車駕南討拜安南將軍副大司馬咸陽王禧爲殿中將軍尋被敕與征南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淵等軍攻赭陽各不相節度諸軍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戰降賊佐獨勒所部晝夜攻擊屬蕭鸞遣其太子右衛率垣歷生率衆來援咸以勢弱不敵規欲班師佐乃簡騎二千逆賊爲賊所敗坐徙瀛州爲民車駕征宛鄧復

佐假平遠將軍統軍蕭鸞新野太守劉忌憑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以功封涇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沔北旣平廣陽王嘉爲荊州刺史仍以佐爲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別鎮新野及大軍凱旋高祖執佐手曰沔北洛陽南門卿旣爲朕平之亦當爲朕善守高祖崩遺敕以佐行荊州事仍本將軍佐在州威信大行邊民悅附前後歸之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世宗初徵兼都官尚書景明二年卒年七十一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遵爽儁有父風歷相州治中轉別駕冀州征北府長史司空司馬卒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孝莊初以外戚超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果襲司空諮議參軍武定中坐通西賊伏誅
遵弟柬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

鄉里。肅宗初，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爲參軍事。尋轉司徒外兵參軍，歷任城、濟北二郡太守。孝莊初，遷鎮遠將軍、濟州刺史。卒。贈安北將軍、殿中尚書、相州刺史。

子經，司徒諮議參軍、行豫州事。與和初坐妖言賜死。

東弟神儁，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釋褐奉朝請，轉司徒祭酒、從事中郎。頃之，拜驍騎將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出爲前將軍、荊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蕭衍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版。神儁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巽、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多有露骸。神儁教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卿。肅宗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於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莊帝篡統，以神儁外戚之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

追論固守荊州之功，封千乘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轉中書監、吏部尚書。神儁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而不能守正。奉公無多聲譽，有鉅鹿人李炎上書言神儁矣。天柱將軍余朱榮曾補人爲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用，榮聞大怒，謂神儁自樹親黨，排抑勲人。神儁懼，啟求解官，乃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屬余朱北入京，乘輿幽執。神儁遂逃竄民間。出帝初，始來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行并州事。尋除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入爲侍中。興和二年薨，年六十四。贈都督、雍、秦、涇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侍中、開國公。如故。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

不能清正方重識者。以此爲譏。神儁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二家鬪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謂神儁鳳德之衰。神儁無子。從弟延度以第三子容兒後之。

尉。韶從弟元珍。小名大墨。起家奉朝請。太尉錄事參軍。卒於步兵校尉。

元珍弟仲遵。有業尚。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開府參軍。累轉員外散騎常侍。遊擊將軍。太中大夫。出爲京兆內史。大將軍京兆王繼西伐。請而諮議參軍。尋除左將軍。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謀逆。叛亂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既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怡悅。後肅宗又詔盧同爲行臺。北出慰勞。同疑彼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民劉安定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已。還相恐

動。遂執仲遵。二子清石。阿罕。尋亦見殺。唯兄子徽仁得免。

韶從叔思穆。字叔仁。父抗。自涼州渡江左。仕劉駿。歷晉壽安東東萊三郡太守。思穆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爲當時所稱。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國。除步兵校尉。遭母憂。解任。起爲都水使者。及車駕南伐。以本官兼直閣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爲伯。尋除司徒司馬。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司馬。帶鉅鹿太守。勰徙鎮揚州。仍請爲司馬。府解除。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出爲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徵拜光祿大夫。肅宗初。除平北將軍。中山太守。未拜。遷安北將軍。營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一。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安中。子獎爲莊帝所親待。復超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謚曰宣惠。有子十四人。嫡子斌。襲官至散騎侍郎。早卒。

斌兄獎武定末司徒左長史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冲寵遇遂爲當世盛門而仁義吉凶情禮淺薄暮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乏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
史臣曰李寶家難流離晚獲歸正大享名器世業不殞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聲績洽美矣神儁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魏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終



